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一八號

據
民國六年
國賈毓鶚等修
王鳳翔等纂
鉛印
本影印

河南省

洛甯縣志
(一)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晚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會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續修洛甯縣志序

北朝舊縣南國遺區地闢巖疆天成要塞扼雍豫之咽喉筦晉秦之門戶左界三箱刀鑲之阻表以金門白馬之山右據二嶠嵯嶢之險帶以洛河元漚之川地比函關原名嶠縣時當民國乃曰洛寧自周秦漢魏以來實角逐爭雄之地迄唐宋明清之季亦干戈擾攘之場也幸哉時局底平共和肇造經休養生息之餘民安樂土復鷄犬桑麻之業地化康莊爰爲究地方之原委稽邑乘之廢興自明代以權輿厯清初之考訂浩劫屢經幾成灰燼宏編待續誰爲經營泊康熙卅一載佟襄平甫輯於先越乾隆十二年單高密復修於後補缺拾遺于焉略備開來繼往豈曰無功然而規模粗具紀載猶病其多疏援引失徵棼淆未衷諸一是閱四十年至於乾隆之季有郡守鶴坪張公暨邑侯壽光張令別出心裁重經手訂擅三長

之妙筆廣一邑之新篇劉前守愆惠尤殷張度西編修慨任於時集通儒
延碩彥據舊本采羣書廣搜羅深考究補罅漏刪繁蕪統以土地人民政
事綱舉而目乃張冠以疆域建設源流條分而縷斯析置郡置州置縣歷
代名稱之異既可按籍以求或屬或合或分屢朝遷變之餘無難披圖而
見若學校若農田周室之良規可溯曰人情曰風土召公之遺愛猶傳斯
固講政治者之準繩亦徵文獻者之淵藪也是故學術事功則薛文靖宋
康惠世代濟美焉經文緯武則張建白程大功嗣續皆賢焉蔡子英辭官
上疏自足千秋武大烈題壁留詩已垂萬古其他忠潔遺芬循良治績經
明行修之士磨筭斷臂之風與夫流寓名賢來游芳躅耆年碩德墨客詞
人祀鄉賢崇名宦旌奇節誌遺踪固有指屈不勝而僕更難數者夫豈第
天塹雄關矜誇形勝迴谿峻坂保界河山云爾哉無如世易時移山環水

逝回思疇昔轉瞬百年其間厯蹈兵荒迭經匪亂撫斯文者講求弗暇膺斯土者補救未遑豈繼述之無人實國家之多難以是典章散佚掌故淪胥玉碎珠沉竟飄零於風雨篇殘簡斷任淹沒於灰塵嗚呼銅駝荆棘舊籍烟銷金馬荒蕪名流星散其誰復秉春秋之筆而從事記載之書也乎迨民國成立之三年有前知事賈公薦秋本山左之名儒洵洛西之賢宰當轉徙流離之後爲補苴掇拾之謀屢徵舊誌莫睹全書乃訪紳衿乃詢耆舊零統並拾碎錦兼收本以積極之進行暫爲消極之保守抱殘守缺幸集合以成編續舊纂新惜增修之未遞而雲也適逢其會承乏於斯案牘餘閒民刑公暇亟思附驥重邀著史之才切欲續貂賴有捐金之美乃復矢精研進大雅開廣廈就細旃如王習初如張子誠如雷應甫或分其任或協爲理或總厥成采遺聞參新政期審慎務詳明宜創宜因有仍有

補謹按天文之度特詳星野之圖數千年沿革揭表庶幾朗若列眉百廿載見聞類增從此瞭如指掌故原載者則且修飾之潤色之非若新唐之改作而增修者豈謂盡美矣盡善矣有如前漢之續完合羣才以集事閱數月而成編匪惟供博雅之觀匪惟備輜軒之采固將置諸座右奉作指南以示周行以垂殷鑒萬箱渠遺澤孔長宏規誰繼共食園循聲如昨借鏡堪師祇期利世福民建樹無慙於先哲若復著書立說擴充尙望於後賢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六年十月

日

署洛甯縣知事車雲撰

續修洛寧縣志序

紀載之書極博矣至於天下郡縣各存志乘所以紀土地之變遷人民之習尚政治之美惡以開示後人使之資爲考鏡藉以補其偏而救其弊得以轉移民俗挽回世運也所關豈淺鮮哉甲寅夏余承乏斯邑下車卽物色舊志用資瀏覽藉爲治譜乃時經多日卒不可得考詢其故僉云洛甯遠遭髮捻之蹂躪近被盜匪之焚掠舊日邑志多付灰燼卽間有存者亦多殘闕不完未易窺其全豹余聆之不禁爲之唏噓者再然付之闕如此心殊不能釋雖籌款維艱而文獻攸關不得不於萬難籌措之中勉湊百金以作籌備之費爰思集合之法作徵求之舉凡遇碎簡零編均什襲藏之又復於世家耆舊羅致散佚藏本事逾年餘居然湊集完全彙訂成帙付之石印存諸公欵局祇爲保存舊志計耳時乙卯冬之某月日也顧斯

志失修已歷多年接踵而增訂之謂非有司者之責與而誰與乃復於丙辰冬邀集邑紳會議續修無如工費浩繁未易籌措僅籌開辦費二百餘金遂於丁巳春聘宜陽王習初先生任總編纂邑紳張君子誠雷君應甫總其成復邀程君恪亭等十五人充當採訪員分里採訪迨志局甫開而新任車公漢傑繼撫斯土慨然擔認後歛不數月而蕙事改正者十之七八補增者十之三四百餘年未彰之文獻一朝燦然大備俾後之覽斯志者知一邑之土地人民政治皆了然於心補偏救弊有所依據庶乎轉移民俗挽回世運之望斯亦其樞機乎吏治所關固宜亟亟如第謂文人掌故之學抑末也願後之宰斯邑者其亦善體此意賡續而重修之尤余所厚望也已

中華民國六年十月 日

前署洛甯縣知事濟南賈毓鶚撰

續修洛甯縣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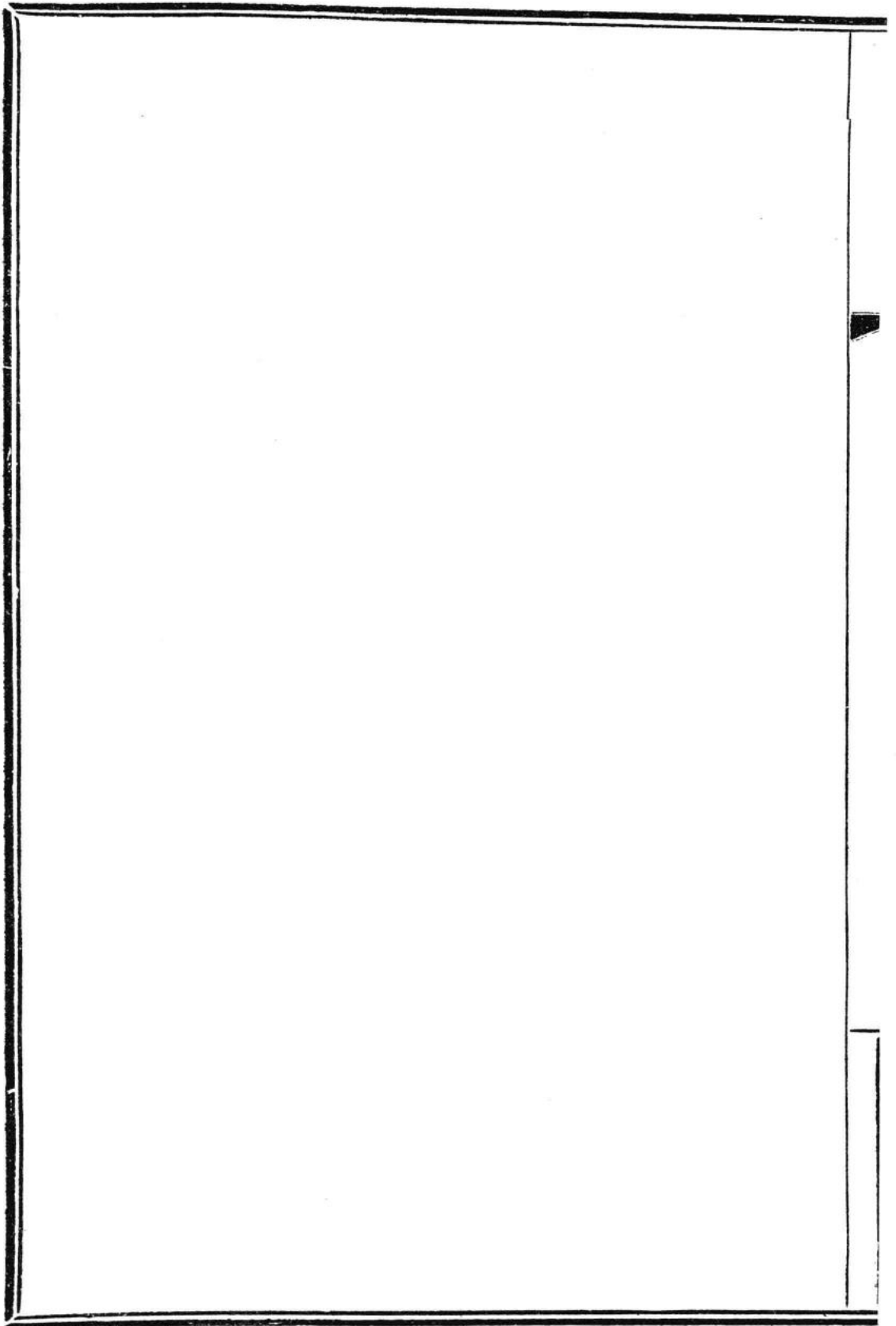
凡事得其時則可有爲非其時則難致力時固易失而難得者已洛甯舊有縣志前清康熙朝襄平佟公修之乾隆時高密單公修之又踰四十餘年壽光張公重修之蓋所以徵文獻考政治揆民情究物理前人注意於斯備矣至矣迄今百有二十餘年繼起未有纂述舊聞恒多散佚徵疑傳信概付闕如夫豈無人焉思起而續修之惟自嘉道咸同以來災眚洊至兵亂頻仍蹙蹙四方靡有甯歲講吏治者撫字之心方勞執儒業者服古之力亦替補苴張皇奚暇及此蓋當世之非其時也久也民國三年山左賈薦秋先生蒞治吾邑政餘之暇訪求縣志而粹不可得蓋佚於寇盜焚掠之餘雖藏書之家鮮有存者繼乃搜殘補闕彙輯成帙因有暫付石印之舉存舊以待續也五年冬值政府有促修縣志之令縣長謀之紳庶

僉謂時哉弗可失乃因以屬之基自揣具乏三長見無一是罔敢率爾操觚而又不敢失此時機貽邑人羞吾友王君習初熟於史氏者也曩歲宜陽縣志固所續訂袁真何如以此推之衆乃歡迎縣長禮延以至俾主筆政基與雷君應甫共勸厥事局方設而豫章車漢傑先生以新令尹至聞斯謀大喜以爲方今世局巖定百端興復在此時也諸君亟爲之於是乎吾邑人士四出採訪窮幽達隱錄前哲之遺稿摩古道之殘碑或詢之野老嗇夫或質之文人學子有口述所不能盡者載筆記之有指陳所不能悉者繪圖詳之有似是當否疑信參半者復援引典冊考察輿論折衷而審定之雖不敢遂謂明備而力求明備之苦心則共事諸人所斯須不敢忘者也特是兵燹之餘事實大半無從稽考其中缺歉無敢附會爲之彌補不得不姑從闕文之例是又共事諸人所不能無憾者已是役也非

得賈縣長提倡之功孰與謀始非得車縣長獎勸之力孰與觀成且非得邑人士諸君子之悉心纂述輔翼編輯孰與集思廣益黽勉圖功不數閱月而用蕙厥事古語有之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吾邑斯志固乘勢應時而成者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中華民國六年六月中旬

邑人張守基謹誌



洛甯縣舊志序

永甯知縣 佟賦偉

郡邑之有志所以紀往而勸來蓋古者方志閭史之遺意也然非略知春秋遷固歐陽述作之大義而考據精密取舍詳慎則往往鄙陋紕謬而不足觀雖記載有大小之異才學有高下之殊至於筆削條例之所在未有懵然無所見而可以率爾操筆者也余自乙丑冬來爲河南永甯令登山臨水想大禹文王召公之遺跡求馮異楊再興徐達之戰地訪張濬薛繼遠流寓之別墅讀蔡子英辭官之書而弔其故里摩挲前令武大烈題壁之詩而哀其忠俯仰千載慨然歎慕退而考其舊志之所書則或載或不載或載而不得其事實及其他之憑臆附會言不文者尤多意欲刪去其牴牾於古者而稍別爲義例本之經史參之聞見以存其本真顧病未能也會大中丞閻公以公孤燮理之才當周畢保釐之任三年有成百廢俱